

藝文新輯

蘇聯作家自述

孫用



藝文新輯

蘇聯作家自述

孫用譯

上海出版公司

前記

這二十二篇「自述」，原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於一九三四年印行的「曆書」第七、八號：「蘇聯各民族底文學」。其時正當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而這些「自述」也就是與時代息息相關的，爲那一本「曆書」而寫下的答案：原來的三個問題是：

- 一、社會主義建設底環境，把什麼給予了作爲藝術家的你呢？
- 二、對於藝術的創作底自由，你的了解怎樣？
- 三、現在你在寫作的是什麼？

我還要抄下兩節文字在這裏，作爲對於那一時期及其作家的說明。

魯迅先生在他所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一天的工作」的後記中說

「當蘇俄施行五年計劃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爲此努力而建設，組突擊隊，作社會主義競賽……那時的作家們，也應了社會的要求，應了和大藝術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藝術作品的實質，一面也用了報告文學，短篇，小說，詩，素描的目前小品，來表示正在獲勝的

集團，工廠，以及共同經營農場的好漢，突擊隊員的要求，走向庫茲巴斯，巴庫，斯大林格
拉特，和別的大建設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這樣的藝術作品來。」

A·托爾斯泰在他的論文「二十五年來的蘇維埃文學」中說：

「從三十年代起，才開始確定新的無階級的社會。國家處在五年計劃建設的緊張狀態中。文學力謀反映這些新的社會進程。作爲前一時期特徵的社團和傾向的鬥爭結束了，讓位於觀念的團結了，這種觀念上的團結，有時具有一般水準測量的非本意的性質。主題的選擇，鋪陳的手法，對物和對人的態度，——我們所稱爲體裁的一切，——都要服從於在國內所正進行着的建設的目標。文學渲染上時代的悲壯色彩，力謀認識和反映現實。」（金人先生譯文。）

再，我的譯文，係由英譯本轉譯，並且寫下一點關於作者的小註和本文的解釋，即記於每篇之後，所附作者照像，亦均取自原書。至於篇次，則依作者姓氏的英譯字母的先後爲序，所以在卷末又附上了一個對照表。

一九五〇年四月。

目次

前記	一
阿柯伯陽	二
阿瑪格路貝里	五
巴倍爾	八
巴赫麥契夫	一〇
弗菲爾	一四
韋拉特珂夫	一六
伊爾夫和彼得洛夫	二一
伊連珂夫	二三
齊格	二六
卡拉伐葉娃	二九

吉力達珂	三三
柯契爾格	三五
庫基米支	三八
拉胡替	四〇
列昂諾夫	四五
猪吉登珂	四八
畢力涅克	五一
塞爾文斯基	五二
沙吉旋	五五
特烈恰珂夫	五七
梯烈諾夫	六二
捷林斯基	六四
作者姓氏對照表	六七

蘇聯作家自述

阿柯伯陽

在回答第一個問題之前，讓我先說幾句題外的話。

一八九四年以來，我就致力於無產階級詩歌，那時，大家對於真正的工人階級詩歌，還只有很模糊的觀念。我的第一首詩 *Namus i Hejrat*（「光榮和勞動」），一八九五年在亞美尼亞的期刊 Murch（「鏈」）上面發表。這在亞美尼亞底服膺民族主義的知識階級之中，引起了很大的激動。

「難道一把鐵鏈，一個鐵砧，勞苦的工作，以及工人底流着汗的臉，可以作為純粹的詩歌底題材的嗎？」這就是那些知識階級底恨恨的喊聲。

我寫這首詩，當然並不由於對於工人的隨便的愛好。我自己就在巴庫的一家很大的機器工廠裏做過許多年工，而且也了解了：無產階級應該是他自己的工作底主人，而不是資本底奴隸。

作為九十年代以來的工人階級詩人和布爾塞維克的我，漸漸地向着那在勞動過程中的工

人階級底命運以及爲了工人底利益而鬥爭的方面發展了。

這一運動底各階段，都反映在我的「革命」，「夢朗——赫柯蘭」，和別的許多詩篇之中。

那正是布爾喬維克詩人底極大的快樂，當他看見了他所夢想，他所歌唱的一切真正實現了……還有連做夢也想不到的許多東西都變成了事實。因此我很有權利自認爲幸福的詩人，而且當你們問我：

「社會主義建設底環境把什麼給予了作爲藝術家的你呢？」——我的回答是：

「第一、社會主義建設底環境給予我的是無限激昂的快樂和創作的靈感，我從來不曾感到過如此熱烈，如此有力；我在眼前看見了社會主義底實現，簡直往革命以前，我就拿這作爲我的一首詩——『平等』——的主題。」

我不顧我的年紀（六十八）和病痛，在革命之後我依然毫不放下我的筆桿。我以我的詩篇「西拉茲，布爾喬維克連河」和「伏爾岡特斯特洛伊」響應着社會主義建設底不息的搏動。

我也感到無限的快樂，因爲我看見了這建設又怎麼改變了勞動大衆底生活和心理，而且我們向着無階級的社會前進，我看見了幾千半世紀之久的羣衆，就這樣轉變爲活生生的

現實，

對於藝術的創作底自由，我的了解怎樣？

我以爲，自由的創作只有在沒有被壓迫者，沒有奴役，也沒有人對人的剝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有可能。

這一種自由底要素，就存在於克服了自私自利的本性底矛盾——資本主義底結果——之後的人一變而爲真正的藝術家和新世界建設者的那一事實。

現在，我在寫一首獻給亞美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十五周年紀念的詩。

A. 阿柯伯陽是亞美尼亞最老的無產階級作家，十月革命底真正的歌人。他的詩作底主人公有西拉茲運河，伏爾阿特斯特洛伊，利昂河上的電氣站。他以西拉茲運河爲布爾塞維克，運運河也真的在詩中活潑了，環繞着的是牠的建設者們底沸騰的力量——他們的青春和他們的快樂。阿柯伯陽是稱爲亞美尼亞和滿洲亞爾民主國底人民詩人的。

阿瑪格路貝里



社會主義建設給予作爲文化工作者和作爲作家的我的是：作者所能夢想的最重大的東西——已經解脫了一切年深月久的偏見、迷信、宗教的魔障、社會的不平等、以及民族和種族的憎恨的新人底形象，——爲了社會主義國家底光明快樂

的生活而鬥爭的人。

我們國家底英雄們底新思想和新感情——我們有的是許多英雄，在不同的前線，然而有同一的意志，爲社會主義底勝利作戰——正是一羣光明而複雜的人物，這使作家能於畫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底光明快樂的形象。

藝術家能在蘇聯生活而且工作，實在是很大的運氣。

二

蘇聯作家既沒有布爾喬亞的想法，也沒有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無關的看法。他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者集團底一員，在那裏，大家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快樂；在那裏，藝術家也史無前例地顯示了他的一切創作活動力——因為他正是人類底最前進的理想底領導者。

三

現在我正從事準備把我的劇本「美好的生活」在莫斯科第二藝術劇場和莫斯科國立戲院演出。在這一部劇本中，我要表現共產黨員和獻身革命的蘇聯人民底生活：充滿了種種爭論和動亂的生活，但也是歡樂的生活，毫無憂鬱、失望、衰老底影子。

劇本在戲院演出的我們的親切的工作，與我們的劇本底主人公們行動着的氣氛中的親切的集體工作，幾乎相同。

動過在第一部份叫「友愛的家園」的劇本（題目也許還要更動）。這是關於蘇聯各國底
建設的劇本——關於各民族底友誼，他們正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基礎上，建設着一種形式
是民族的面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文化。

8. 阿瑪格洛貝里，生平不詳。篇中「形式是民族的面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文化」一語，係
大林所說，原作：「蘇聯人民的需要的民族文化，它的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

巴倍爾



一、人民，他們的行動，這些行動底哲理——我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底三稜鏡所看見的，而且也看不見別的。這是我們的包羅萬象的主題。

二、我們的國家底工人，行動底人們，新社會底建設者，需要一種充滿了力量和熱情的文學，贊美着鬥爭和勝利，在向着社會主義底勝利的大道上，不會遇見什麼污蔑的艱難。他們不需

要個人範圍之內的瑣碎的探究，衰頹和失望底藝術，不管牠有多麼精緻。作為我的國家底一個公民——我分享着牠的趣味和願望。

三、在我要幹什麼，以及我以什麼為我的義務之間，並無矛盾。

四、我正從事於叫做「對於奧巴那斯底沈思」的戲劇和電影劇本。

I·巴倍爾是猶太籍的蘇俄小說家，生於一八九四，十五歲時即開始寫作。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四年間，他在騎兵隊中服務，其後又回到文學界，寫了許多短篇集子。「紅騎兵」是最著名的一本，描寫的是內戰時代。篇中所舉作品「對於奧巴那斯的沈思」，原爲蘇俄詩人巴格利茲基的詩和歌劇。

巴赫麥契夫



藝術家生活着又工作着的社會愈完美，則他與那社會底實際相接觸也就愈廣；而且，藝術家對於時代底知識愈深湛，則他的創作活動力也就無疑地愈自由又愈獨特。

在人類迄今所能成就的一切之中，最完美的社會關係正是蘇維埃制度，因此這就十分明白，爲什麼我們蘇聯作家時常說過而且現在還說：現在除了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沒有別的社會能於保證那些在藝術園地工作的人們，表現底自由可以達到這麼一種程度。

我們的這社會就是自由底表現，因爲假如並無工作者底一切活動力底自由發展，這蘇聯本身的存在也就不可能。

是呀，我們蘇聯作家是自由的，別的無論老世界底或新世界底作家，就從來不會如此自由。我們先就沒有那些可見和不可見的物質和精神的鐵鍊，這鐵鍊，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就鎖住了藝術家底活動力。我們也沒有傳統、風俗和習慣底束縛，這束縛，使布爾喬亞社會雖然還活着，却已經日趨墮落了。我們也沒有古老的宗教底謊話；歐洲的庸俗的日常道德，也與我們毫不相干。我們比任何人都重視我們的創作意志，這我們的意志，正是一種配備了人類最高理想的，灌注了千千萬萬我們的工作同志和社會主義底建設者底活力的，開明的力量。

爲了完成我們的創作能力底解放，需要我們去幹的，只有克服那些在我們中間的過去底殘餘，那古老社會制度底遺傳，那些前人底遺物。我們現在正在文化底和經濟底一切前線鬥爭，爲了那社會底成就，那無階級的社會，將是偉大的蘇維埃時代底最大成就，也將給我們藝術家打開了大門，向着光榮底絕頂，向着在別的国家底藝術家只能夢想的藝術底强有力的發展。

我們知道，我們的勝利一定有益於全世界底藝術園地底工作者，我們的勝利也一定向國外的我們的同事們表示，怎麼把他們的夢想變爲行動。

實現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最好的思想底一切最大膽的計劃的行動、動作、才能——那正是